

金華子雜事編
朝故事







金華子雜編

劉崇遠撰
周廣業校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編雜子華金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翁

金華子雜編卷上

南唐劉崇遠撰

海寧周廣業校注

我唐烈祖高皇帝。睿哲神明。順天膺運。相羿禍浹。有仍之慶始隆。哀莽毒飢。銅馬之尊是顯。堯儲復正。文廟重新。漉沈海之斷綸。卻成萬目。撥伏灰之餘簡。在序九流。宗周而一仁風。依漢而雜霸道。澆漓頓革。習尚無虛。遂使武必韜鈴。不空弓馬。文先政理。乃播風騷。由是勳伐子孫。知弓裘之可重。閭閻童稚。識詩書之有望。不有所廢。其何以興。是知楊氏飭弊於前。乃自弊也。烈祖聿興於後。固天興乎。始天祐閒。江表多故。泊及寧帖。人尚苟安。稽古之談。幾乎絕侶。橫經之席。蔑爾無聞。及高皇初收金陵。首興遺教。懸金爲購。墳典職吏而寫史籍。聞有藏書者。雖寒賤必優辭以假之。或有贄獻者。雖淺近必豐厚以答之。時有以學。王右軍書一軸來獻。因償十餘萬。繒帛副焉。由是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輻湊絳帷。俊傑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戶到。咸慕置書。經籍道開。文武並駕。暨昇元受命。王業赫然。稱明文武。莫我跂及。豈不以經營之大。基有素乎。

王師範鎮青州。以其祖父版籍舊地。凡本縣令新到。必備儀注。躬往投刺。縣令畏懼出迎。不許之。師範令二三客將。挾縣令坐於廳上。命執事通曰。百姓節度使王某。參拜於庭中而出。縣令惶惑。步隨至府謝罪。加遜而遣之。從事多諫其非。宜請不行。師範曰。以某之見則不然。將所以荷國恩。而敬念先世。示子孫不

忘於本故爾。師範器宇英儁。短於寬恕。殺戮過差。人知其必敗。或曰。能用禮以正身。仗大順而舉事。反結仇讐。禍不旋踵。其故何哉。金華子曰。昔劉越石。非不欲立殊勳於世。而十萬之衆。曾不假息。誠統之非才。然亦時運不可干也。時梁氏方熾。謂九鼎在己之掌握。天王窮迫。痛宰輔誅戮於道路。師範適當依附于勤王。誠宜鼓扇恩信。完結民力。寬而有衆。才可合順。而專任威刑。輕視民命。以一州之地。敵千鼎案千鼎疑千萬之譌之豪。縱殺戮之心。救崩潰之勢。抱薪撲燎。其可得乎。案師範青州人。父敬武。平盧節度使。敬武卒。師範自稱留後。殺棣州刺史張軫。據其城。後降朱全忠。全忠殺之。

陸翽字楚臣。進士擢第。詩不甚高。而才調宛麗。有子弟之標格。未成名時。甚貧素。其閒居卽事云。衰柳欹閒苑。白門啼暮鴉。茅廚煙不動。書牖日空斜。老憶東山石。貧看南阮家。沈憂損神慮。萱草自開花。宴趙氏北樓云。殷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爲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品物類亦綺美。鸚鵡。早鶯。柳絮。燕子。當時甚播於人口。及第累年。無聞入召。一遊東諸侯。獲錮僅百萬而已。竟無所成。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藝。勤於讀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諸侯子弟好讀史者。無及希聲。昭宗朝登庸。辭疾不就。出遊江外。獲全危難。

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著書甚衆。西陽雜俎最傳於世。牧廬陵日。常遊山寺。讀一碑文。不

識其閒兩字。謂賓客曰。此碑無用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案杜少陵詩有云。讀書難字過。與此過字義正同。更何用乎。客有以此兩

字。遍諮字學之衆。實無有識者。方驗郎中之奧古絕倫焉。連牧江南。九江名山。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

皆有吟咏。前進士許棠寄詩云。棠事詳後。十三年領郡。郡郡管仙山。爲廬陵頑民妄訴。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

隱於峴山。時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爲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學相遇。常送墨一錠與飛卿。案飛卿庭筠字。往復致謝。遞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爲其子安節娶飛卿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

沂王傅善音律。著樂府行於世。今名樂府雜錄。

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習競渡於錢塘湖。案卽西湖也。每先數日。卽於湖汊排列舟舸。結絡綵艦。東西延袤。皆

高數丈。爲湖亭之軒飾。忽於其夕。北風暴作。綵船洶湧。勢莫可制。旣明。皆逐風飄泊湖之南岸。執事者相顧莫之爲計。須臾涓與官吏到湖亭。見其陳設。皆遙指於層波之外。大將愧懼。以綵艦聯從。非人力堪制。無計取回。涓微笑曰。競渡船共有多少。令每一綵舫。繫以三五隻船。齊力一時鼓棹。倏忽而至。殊不爲難。觀者歎駭。服其權智。涓之機捷。率多如此。

崔涓大夫嶼之子。小宗伯澹之兄。涓性俊逸。健於記識。初典杭州。上事數日。喚都押衙謂曰。乍到郡中。未能憶諸走吏姓名。卒要呼喚。皆滯人頤指。居常當直將卒。都有幾人。對曰。在衙當直。都有三百人。乃各令以紙一幅。大書姓名。貼在胸襟前。逐人點過。自此一閱。逮及三老。未嘗誤喚一人者。案新書作以紙各書姓名。百人呼指無誤。

柳氏舊聞。今存名次。柳氏舊聞。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字宏憲之子。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

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以質疑者默識之。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德裕自序。次柳氏舊聞云。太和八年。土問宰相王涯等。以故內臣力士事蹟。涯奏上元中云云。問高力士。蓋柳氏書名也。案新唐書。柳芳字仲敷。由水寧尉。直史館。肅宗

時續成吳兢所次國史百三十篇。敘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徙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暫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其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改。乃做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頗有異同。

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今按其書已失不獲。案德裕自序云。涯等奉詔。召芳孫環詢事。環對某祖考前從力士。或奇怪非編錄可宜及者。不以。後著唐歷。取義類相近者。錄之。餘或祕不敢宣。傳。今按求其書。亡失不獲。德裕之父。與芳子吏部郎中冕。並居集賢書府。冕字敬叔。德宗時吏部郎中。與冕。貞

元初俱為尚書郎。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乃編此為次。柳氏舊聞。凡一十七章。以備史官之說也。案對書藝文志。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一卷。後鄭處晦。以

宣宗以後近代宰相堂判俊贍無及路公巖者。咸通時入相。嚴字魯贍。懿宗。杜尚書悛。邠公之弟。悛咸通中泗州刺

州為龐助所闡。以孤城保全於巨賊之中。高錫望牧滁州。嬰城固守而死。巖判崔雍狀。後。引二子以證其

事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悛孤城獲全。尋加殊獎。

杜邠公悛。暮年耽於燕會。案緇珠集作遊宴。悛字永裕。太保佑之孫。懿宗朝太傅。封邠國公。其

獄市之譽。聞於上聽。案緇珠集作宣。再鎮淮南也。獄囚數千百人。而荒酒宴。適不能理事。罷兼太子太傅。淮海之政。有

獄市獲來蘇。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案緇珠集。此下有無才學三字。聞御製。因習來蘇隊舞。以迎候。邠公悅

之。緇珠集作以迎崔公。公頗銜之。案傳教舞以媚崔。公自廣陵致仕東洛。揚州軍將。因入奏。經洛中。以故吏參

焉。公問曰。來蘇健否。軍將不敢對。公曰。傅希才也。對曰。健也。案緇珠集。作來蘇健否。謂傅希

故事。南曹郎既聞除目。如偶然忽變。改授他人。縱未領命。亦不復還省矣。南海端揆。為主客員外時。崇龜

注。詳後。有除翰林學士之命。既還省。吏忽報除目下。員外徐彥若。除翰林學士。端揆以己未承旨。乃駕而將

復治故廳。至省。省門子前曰。員外已受報出省。不可更入南曹。例舉不敢避。遂退。彥若公相之子。能馳譽。

清顯。中尉楊復恭善之。故能變致中授耳。新書。彥若爲太子太保商之子。僖宗時御史大夫。官至太保齊國公。

令狐公綯。文公之子也。文公名楚。封彭陽郡公。綯字子直。襲彭陽男。宣宗朝。由翰林承旨。累官檢校司徒平章事。封涼國公。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親

握庶政之後。卽詔諸郡刺史秩滿不得赴別郡。須歸闕朝對後。方許之任。綯以隨房鄰州。許其便卽之任。

上覽謝表。因問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緣地近授守。庶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二千石。多因

循官業。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親問所施設。理道優劣。國家將在明行升黜。以蘇我赤子耳。德音卽行。豈

又踰越。宰相可謂有權。綯嘗以過承恩顧。故擅移授。及聞上言。時方儼疑。而流汗浹洽。重裘皆透。

令狐補闕澆。與中書舍人澄。案新唐書。令狐綯傳。綯三子。澆、灑、渙。渙終中書舍人。又藝文志。令狐澄。貞陵遺事一卷。注。綯子也。乾符中書舍人。蓋渙一名澄。皆有才藻。令狐

之文彩。世有稱焉。自楚及澄。三代皆擅美於紫微。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登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爲從事。清瘦明白。猶若鷺鷥。古之所謂玉而冠者。不妄

也。宣和書譜。涓之子。官至吏部侍郎。有才名。舉正秀時。時謂玉而冠者。先是中朝流品。相率爲朋。甲以名德。清重之最者。爲其首。咸通之際。

推李公都爲大龍甲頭。新唐書無前字。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澹親昆仲也。新書。涓少師珙之子。澹河中節度使璵之子。則涓澹從兄弟也。澹卽

預於品目。以涓之俊逸。目爲麤率。不許齒焉。多方敬接。冀時暱附。而甲中之士。恭默莫肯應對。避之如蝥

螿焉。

崔起居雍。甲族之子。雍字順中。禮部尙書戎之子。少高令聞。舉進士。擢第之後。藹然清名。喧於時。與鄭顥同爲流品所

重。顧太傅綰之子。宣宗時尙萬壽公主。恩寵無比。終禮部尙書。河南尹。舉子公車。得遊歷其門館者。則登第必然矣。時人相語。爲崔、鄭、世界。雖古之龍門。莫之加也。

故池州李常侍寬。桂林大父。卽常侍之兄。同營別墅於金陵。甲第之盛。冠於邑下。人皆號爲土牆李家宅。宣宗嘗親試神童李穀於便殿。穀年數歲。慧聰詳敏。對問機悟。上甚悅之。因賜解褐。官絹二匹。香一合子。以彰異渥。上之儉德。皆此類也。

宣宗臨御逾於一紀。而憂勤之道。始終一致。但天下雖寧。水旱間有。大中之間。越、洪、潭、青、廣等道數梗。以上之恭儉明德。始無異心。方隅諸將。雖失統馭。而恩詔慰撫。不日安輯。輿論謂上爲小太宗。

王尙書式。僕射起之子。

起字舉之。式其次子。

朝廷儒宗。最見重於武宗。常自譽於上曰。讀書則五行皆下。爲文則七

步成章。而式頗有武幹。善用兵。累總戎。平裘甫。

新書作仇甫。

等。溫璋失利於徐州。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

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焉。駐軍境外。優游緩進。徐州將士王智興。矯矯難制。其銀刀教都子父軍相

承。每日三百人守衙。皆露刃立於兩廊夾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之間。一夫號呼。衆卒率而

節。使多儒素懦怯。聞亂則後門逃遁。而獲免焉。如是殆有年矣。暨聞式到近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

袂衣坐胡牀。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

案新書。事在咸通三年。

崔魏公鎮淮海九載。法

令一設。無復更改。出入嚴整。未嘗輕易。儀注常列。引馬軍將。少亦不下二百蹄。民康物阜。軍府晏然。天祐

末。故老猶存。喜論其餘愛。或戲之爲九年老。

新書。助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勞以牛酒。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傳其罪。賜死宣州。

崔雍為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悖亂。賊兵攻和。雍棄城奔浙右。為路巖所搆。竟坐此見害。
雍家始雍之擢第也。其伯父昆仲率賀會飲中堂。既醉而寢。忽夢遊歷於公暑間。有綠衣者命坐於廳事中。設酒饌甚備。既而醉飽。不敢承命。其人堅請不已。雍乃請曰。願以此肉召從人書之。綠衣曰。不可。須先輩自盡。既寤甚惡之。及和州失律。投於連師。裴公瓌奏之。銷糜於思過院。雍憂恚且悶。乃召獄直軍將。話其事。不日勅至。果如夢焉。

初周侍中寶之在軍。困於芻粟之備。有僕忘其姓名。恆力負至。不令有乏。如是綿歷星紀。未嘗辭倦。及其達也。舉之隸諸衛。使主廐庾。以謹厚尤見委任。既卒數年矣。或一夕夢來報馬料盡。公甲午生。甚惡之。遂病。店而薨。李景讓字後已。尚書少孤貧。夫人某氏。性嚴重明斷。孫愨唐紀。母鄭早寡。治家嚴。諸子皆自教之。近代貴族母氏之賢。無及之也。孀居東洛。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牆夜坍。童僕脩築。次忽見一糟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上。太夫人聞之。誠童僕曰。切未得輒取。候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酌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祿。猶為身災。士君子所慎者。非義之得也。吾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俸錢資吾門。此未敢覲。乃令函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字德已、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幃之。說郭作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以上見說郭。從說郭校。案紺珠集。作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糺彈也。其摘目亦曰泥樓。然終

以強毅爲時所忌。舊俗除亞相者，百日內若別有人登庸。緇珠集作謂之辱臺。新書作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而景

讓未十旬，蔣公伸入相。景讓除西川節度，赴任不踰年，乃請老歸於洛下，終身不復再起。太夫人孀居之

歲，才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言動以禮。雖及宦達之後，稍怠於辭旨，則槩楚無捨。先是景

讓除浙西節度使。新書正觀察使。已而忽問曰：取何日進發？偶然忘思慮，便云擬取某日。太夫人曰：若此日吾或

有事，去未得如何？景讓惶懼，方悟失對。太夫人曰：官職貴達，不用老母得也。命童僕折去巾綬，撻於堂下。

景讓時已斑白，而高堂嚴厲，常若履冰。縉紳之流，健羨莫及。其後在浙西日，左都押衙因應對乖禮，怒撻

而斃之。既而三軍洶洶，將致翻城。太夫人乃候其受銜之際，出坐廳中，叱景讓立於階下曰：天子以方岳

命汝鎮撫，安得輕弄刑政？苟致一方非寧。新書作一夫不唯上負聖君，而令垂暮老母銜羞而死。且使老婦

何面目見汝先大夫於地下？言切語正，左右感咽。乃命坐於庭中，將撻其背。賓僚將校畢至，拜泣乞之。移

時不許。大將以下，嗚咽感謝之。於是軍伍帖然，無復異議矣。景議累舉不捷，太夫人聞其點額，即笞其兄

中表皆勸。如是累歲，連受庭責，終不薦託。親知切請之，則曰：朝廷知是李景讓弟，非是冒取一名者，自合

放及第耳。既而宰相果謂春官，今年李景莊須放及第，可憫那老兒。一年遭一頓杖，是歲景莊登第矣。唐

語林：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李趙公紳再鎮廣陵。紳字公垂，武宗朝相，封趙國公。其再節度淮南，在武宗四年。甯儻緇珠集作儻猶幕江淮，儻永貞二年，相公權德輿門

生，洎武宗朝，踰四十載，趙國雖事威嚴，而亦以儻宿老敬之。儻列筵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既而出家樂侑

之。伶人趙萬金前獻口號以譏之曰。緇珠集作舞者。年老伶人孫子多。獻口號曰。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經武經字。元作繼。兼

元作又。今從緇珠集。昔日曾聞阿婆婆。緇珠集作昔人。曾聞阿武婆。如今親見阿婆婆。趙公曠然久之。

杜審權以廟堂出鎮浙西。審權字殷衡。懿宗朝以門下侍郎。出爲鎮海軍節度。清重恭寬。雖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苑最久。常侍從

親密。性習慣厚故也。在任三載。自上任坐於東廳。泊於罷去。未嘗他處。雖重臣經歷。亦不踰中門。雍容之

度。丹青莫及。時邠公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公審權。人謂之小杜。相公也。新書作小杜公。

王尙書式。初爲京兆少尹。案新書但言。以殿中侍御史。出爲江陵少尹。不言京兆。好縱情酣飲。京師號爲王鄧子。性復放率。不拘小節。

長安坊巷中。有攔街鋪。設中夜樂神。遲明未已。式因過之。駐馬寓目。舞者喜賀主人。持杯跪於馬前曰。主

人多福。感得達官來。顧味稍美。敢拜壽觴。式笑取而飲。媿領而去。行百餘步。乃回轡復謂之曰。向者酒甚

不惡。可更一杯。復據鞍引滿。巨鍾而去。其放率多如此。

高燕公駢。案駢字千里。雲南之功。聞於四海。晚節妖亂。嗤笑婢子之口。嗚呼。怒隣不義。幸災不仁。亡不旋踵。已

則甚之。雖自取也。然若有天道。豈不足以垂戒乎。

周侍中寶。與高中令駢。起家神策打毬軍將。新書寶字上珪。會昌時。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以善擊毬。俱備軍將。而擊拂之妙。天下知名。李

相國公領鹽鐵。在江南。駐泊潤州。萬花樓觀春時酒樂方作。乃使人傳語曰。在京國久聞相公盛名。如何

得一見。寶乃輒輟樂命馬。不換公服。馳驟於綵場中。都憑城樓下瞰。見其懷挾星彈。揮擊應手。稱歎者久

之。曰。若今日之所覩。卽從來之間。猶未盡此之善也。

周侍中寶初在軍中。性強毅。闔官之門莫肯折節。逮將中年。猶處下位。或自憤悱。獨以領毬子供奉者。前後凡三十六度。遂挂聖意。遷金吾第二番將軍。尋遷對御仗第一籌。喪其一目。新書。武宗時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授涇原節度。移鎮浙東。與燕公對境。高駢在軍中時。以兄呼寶。及摠元戎。意遂輕少。兼以對境微釁。憎愛日尋。漸積爲仇讎矣。韓藩端公大中二年。封僕射。敖門生也。與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問宛陵。請藩爲副使。時幕府諸從事。率多後進子弟。以藩年齒高暮。凡遊從觀會。莫肯從狎。藩不平之一日。諸郎府移廚看花。而藩爲之幕長。方盛服廳中。俟其來報。移時莫之召。藩乃入謁。瑄見藩至。甚訝其不赴會。藩便言不知。瑄乃與藩攜手往焉。既至。彼瑄則讓其失禮於首廳。賓從初端揖。竦聽。俄而判官孔振裘攘袂厲聲曰。韓三十五老大漢。向同年。竟得一副使。而更學鬪唇合舌。瑄掀髯而起。饌席遂散。

李瞻王祝繼牧常州。皆以名重朝廷。於本郡道不修志郡禮。初李給事多不順從廉使。猶剛正於可否。其王給事則強愎爲己任。周侍中寶皆隱忍之。瞻罷秩退隱茅山。則免黃巢之難。祝剛訐北土。遂罹王拱之害。新書王拱重榮子。李祝故常州刺史。避亂江湖。帝聞其剛鯁。以結事中召。道出陝。瑛厚禮之。祝不爲意。乃遣吏就道殺之。以金華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誠不謬乎。

生附子之毒能殺人。人固知之矣。而醫工或勸人服者。惟生黑豆和合。可以紓患。句曲茅山出烏頭。道流水煮爲丸。餉遺知聞。愚頻見服者。踰月而後毒作。則痰吐昏迷。亟療方止。愚外表老丈中。與韓端公是舅甥者云。目見藩自宣州罷職。退居於鍾山愛敬寺。忽有道流勸服補益藥。以生附子數兩。以硫黃爲丸。藩服之數月。乃方似覺有力。常日數服。忽一日鼻出鮮血。頃之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齊流血。莫可制之。藩

身貌瓌偉。既疲委頓。簟席流液。須臾侍疾骨肉。鞵鞢皆如緋染。自辰及巳。唯皮骨存焉。洗滌莫及。但以
血肉舉骨就木而已。金華子曰。吁。不知附子之毒。遽若此之甚也。豈韓公運數會於此也。禮曰。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以斯而言。可以明君子進藥之審也。夫肉麪養身之恆物也。冷暖苟差。猶能災人。而況金石靈
草乎。蘊粹精之神明。倘非九轉之製。孰可輕脫。駕馭乎。處天地閒。飛動微物。盡能顧惜身命。況於達明之
士也。何乃苟利縱欲。劫掠爲功。由彼兵火。自貽不戢之禍。冀無自焚也。不亦遠乎。

王昭輔嘗話。故鍾陵平江西時。見一王處士善筮。自云授易於至人。纖巨如見。鍾陵幕中有楊推官。常因
休暇。會同人小飲。時賓客未齊。閒且於小廳奕棋。握槩以佇。俱至。俄而主人忽南面瞪目。神色沮喪。遽歸
堂前。使人傳語賓客。託以不安。且罷此會。於是賓客皆散。昭輔方舉進士。亦在坐中。使人獨命入。謂曰。聞
秀才與王處士有宗盟分。今欲奉浼。持一金往請卜一卦可乎。王遂函金往過之。既布卦。曰。卦甚異。可速
報之。冤家亟來索。七日當至。宜決行計。問宜禱禳乎。曰。至冤得請於天。詎可改乎。昭輔復命。時楊方危坐
以俟其返。既聞所筮。乃曰。斯人信名卜矣。問昭輔曰。向來覺辭色改常否。曰。衆皆觀之。楊乃自述十五年
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揚宰。有弟收拾一風聲婦人爲歌姬。在舍。案裴廷裕東觀奏記。駙馬劉異上安平公主。
爲誰。主曰。劉郎聲音人。自注云。俗呼
如此。然則風聲婦人。亦聲音人之類也。一旦方治晨妝。爲諸女姊驕族來惱。其嫂甚怒。逼逐之。出於中門。其
旦某人府。遇放衙歸早。忽見不衣裙獨在中門外。疑忌其素非廉人。時弟又不在。大怒之。責其點污家風。
遽索杖背笞之。二十家人急以藥物躡灌之。沈悶不甦。經中夕而死。爾後絕無影響。適來忽見躡履。自南

廊縱步而前。刻期曰：我上訴於天，已得伸雪。七日內當來取爾命矣。此固無可奈何。然驗王生之卜，於前事不誣。果七日而卒。

杜紫薇牧位終中書舍人。牧字汝之，爲湖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自作墓誌云：生平好讀書，爲人亦不出人。曹公曰：

吾讀兵書戰策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可爲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矣。典吳

興日，夢人告之曰：爾位當至郎中，復問其次，曰：禮部。再問曰：中書舍人。終於典郡耳。又夜寢不寐，有人即

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過隙也。新書：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案誌文詳見樊川文集。

逾月而卒。緇球集作未幾卒。臨終留詩，誨其二子曹師、原注：晦辭。掇掇、原注：德祥。等云：萬物有好醜，各以姿狀論。唯人則不

爾，不學與學論。學非採其花，要自扶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妄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

此期，以慶吾門。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朝爲禮部侍郎，知貢舉，甚有聲望。

杜晦辭，牧之子。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於朱方。元作西方，今從說鄂校。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

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命，退隱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

相國鎮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方始應召。狂於美色，有父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

守。晦辭於祖席，忽顧營妓朱娘，言別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婦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

元作軍。隨而遣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衣，便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履元作而

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是。

金華子雜編卷下

瑯邪王氏與太原同出於周。瑯邪之族世嘗有錐頭之名。今太原王氏子弟多事爭炫稱是己族。其實非也。太原貴盛之中自有鍛鏤之號。案李肇國史補：祭陽鄭、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四姓皆爲鼎甲。而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大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卽皆拜三房子弟爲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嫁多達官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倨受大房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專清美之稱。薛居

代史李專美傳云：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房盧氏昭國鄭氏爲四望族。崔程卽清河小房。崔暹之後爲清河大房。宣宗相龜從是也。寅之後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家寶應本安宜縣崔氏曾取八寶以獻勅改名焉。程之姊北門李相國蔚茂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爲揚州院官舉吳堯卿巧於圖利一時之便蔚以爲得人竟亂筭

推之政程累牧數郡皆無政聲小杜相公聞程諸女有德致書爲其子讓能取焉。初辭之私謂人曰：崔氏

之門著一杜郎其何堪矣。而相國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於寶應諸院閒取一弟姪以應命而適之。其後

讓能顯達封國夫人而程之女竟無聞焉。案莫鏡真觀政要：太宗以山東崔、盧、李、鄭、四姓恃其舊地稱爲乃詔高士廉等撰氏族志。士廉等初定崔幹爲第一等。太宗降

爲第三等。今觀金華子所記則四姓實婚之風。唐末猶然也。

蔡州伯父院諸兄皆少孤。劉符字端期。蔡州刺史。八子皆登進士第。珪洪洞縣令。瓌玕皆同母弟。又異母弟崇龜、

連崇字崇遠乃其同祖弟兄。故亦以崇爲名。此河南。洎南海子長擢第之日伯母安定胡氏已年尊矣。詰早僮

劉氏出自匈奴。薛史劉崇龜。乾寧中廣南節度使。

僕捷至。穆氏長阿姨入賀北堂。伯母方起。未離寢榻。問安之後。慮驚尊情。不敢遽聞。但嬉笑於前。久之。忽問曰。小娘今日何喜色之甚耶。對曰。亦只緣有事甚喜。伯母怡然久之曰。我知也。是郎將及第耶。言訖。滿目泫然。左右因之不覺皆流涕。吁。長仁之念周。而永慕之情至。誠非淳摯也。不能感物。

李郢詩調美麗。亦有子弟標格。鄭尙書顯門生也。居於杭州。疎於馳競。終於員外郎。初將赴舉。聞隣氏女有容德。求娶之。遇同人爭娶之。女家無以爲辭。乃曰。備一千緡。先到卽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往。復曰。請各賦一篇。以定勝負。負者乃甘退。女竟適郢。初及第回江南。經蘇州。遇親知方作牧。邀同赴茶山。郢辭以決意春歸。爲妻作生日。親知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代歸意。郢爲寄內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香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鴛鴦交頸期千載。琴瑟和諧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兄子咸通初來牧餘杭。郢時入訪猶子。留宿虛白堂云。闕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曙不得睡。紺珠集作不成寐二十五聲秋點長。

張祜詩名聞於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祜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敘也。崇遠猶憶往歲赴恩門。請承乏丹陽。因得追尋往跡。而祜之故居。堦垣廢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常訊於廬里。則亂前故老猶存。頗能記憶舊事。說祜之行止。亦不異從前所聞。問其隱俠。則云不覩他異。唯邑人往售物於府城。每抵晚歸時。猶見祜巾褐杖履。相翫酒市。已則勁步出郭。夜迴縣下。及過祜門。則又先歸矣。如此恆常。不以爲怪。從縣至府七十里。其迢遞而躡履速。人莫測焉。

韋楚老少有詩名。相國李公宗閔字損之門生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寄居金陵。常跨驢策杖。經園中過。布袍貌古。羣稚隨而笑之。卽以杖指畫厲聲曰。上不屬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畏。韋楚老引羣兒令笑。因吟咏而去。

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橫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於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

有也。以上元缺。今從說郭補。徐太尉彥若之赴東南。將渡小海。新書。乾寧初。進位太保。崔涓忠之。乃以平章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元隨軍將息。忽於淺

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口極小。

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紺珠集作夜半。忽覺船一舷壓重。及曉視之。說郭作起而視之。卽有衆龜層疊乘船而

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蹈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於海中。衆龜遂散。案紺珠集。作羣龜層疊。繞其瓶子。懼而棄之。旣而

話於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得。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

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人歎惋不已。

淮南巨鎮之最。人物富庶。凡所製作。率精巧。樂部俳優。尤有機捷者。雖魏公德重縉紳。觀其諧謔。亦頗爲

之開頤。嘗行讌之暇。與國夫人盧氏。偶坐於堂。公忽微笑不已。夫人訝而訊之曰。此中有樂人孫子。多出

言吐氣。甚令人笑。夫人承命。軸簾召之。孫子旣至。撫掌大笑而言曰。大人兩個。更不著別人。風貌閑雅。舉

止可笑。參拜引辟。獻辭敏悟。夫人稱善。因厚賜之。

王師範性甚孝友。而執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歐殺美人張氏。爲其父詣州訴冤。師範以舅氏之故。不以

部民目之。呼之爲父。冀其可厚賂和解。勉諭重疊。其父確然曰。骨肉至寃。唯在相公裁斷爾。曰。若必如是。卽國法。予安敢亂之。柴竟伏法。其母恚之。然亦不敢少責。新書云。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
得見者三年。拜省戶外。不敢少懈。至今青州猶

印賣王公判事。中朝盛時。名重之賢。指顧卽能置人羽翼。朱慶餘之赴舉也。張水部一爲其發卷於司文。

遂登第也。光德相國崇望舉進士。因朔望起居鄭太師從字正求。新書昭宗朝太
傅。以太子太保選第。闈者已呈刺。適遇裴侍

郎後至。先入從容。公乃命屈劉秀才以入。相國以主司在前。不敢昇進坐隅。拜於副階之上。鄭公乃降而

揖焉。亟乃趨出。鄭公佇立於階所目之。候其掩映門屏。方回步言曰。大好及第舉人。裴公亦贊歎。明年列

於門生矣。

李節得道之士。通三禮學甚精。少工歐陽率更書。自稱東山道士。杖策孤邁。居止無定。每歷諸子之家。才

止廳事。少時遂去。兒妻泣留。蔑之顧也。率多遊於市井之間。縱飲酒肆。稍稍於肋脇後。取碎黃白物。鬻換

酒價。資鏹時竭。卽不知所在。人皆竊伺蹤跡。莫之得也。或浹旬。又見鄆里中。少年之徒。多從而學書。必愜

意者。方許之教。嘗於衢路閒。忽見士人。節謂之曰。速將二千錢來。二十日內。教你歐書取成人敬從之果

無謬矣。得錢隨手與人。又善射法。兗州節度使王庶人聞之。王庶人蓋
卽師範。迎而就試焉。節曰。當於隙所置一物。

但略言節可中也。王公乃以常所使小僕。於毬場內。以箬籠覆之。謂節曰。西望射之可中矣。節曰。不識此

奴可射乎。王公笑而許之。未深信。旣一發箭。使往覘之。奴已貫心而斃矣。王公大驚。惋無及。欲從之。學節

曰。不可。公今日得。明日卽反矣。王內惡之。而不敢言。旣而命同出獵。節遂亡歸山東。忽一旦遍請知聞告

別翼日而卒。葬於城南平地。壘石爲椁。累年有獵者。兔鷹隨走。入於墓穴中。獵者窺之。見其衣冠儼然而寢。卽戲之曰。三禮健否。以草杖掀之。乃空衣焉。方驗其尸解矣。

朱冲和五經及第。恃其強敏。好干忤人。所在伺察瑕隙。生情爭訟。自江南採巨木。送於台省。卒不能運。繫繫既久。則又鹵莽舍之。如此數四。人號爲宦途惡少。

黃巢本王仙芝

濮川賊

賊中判官。仙芝既死。賊衆戴之爲首。遂日盛。橫行中原。竟陷京洛。數年方滅。金華子

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於君也。善則歸服。惡則離貳。始盜賊聚於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刻剝於賦斂。水旱不恤其病。餒父母妻子。求養無計。初則窺奪穀粟。以救死命。黨與既成。則連衡同惡。跨山壓海。東逾梁宋。南窮高廣。列嶽無城壁之險。重關無百二之固。蟒喙噓天。翠華狼狽。而西幸豺牙爍日。齊民肝腦以塗地。艷鎬凌夷。往而不返矣。世之清平也。搢紳之士。率多矜恃儒雅。高心世祿。靡念文武之本。羣尙輕薄之風。洩官行法。何嘗及治。由是大綱不維。小漏忘補。失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運既遭。翻飛之變是作。愚家自京洛淪陷。遂河海播遷。此流寓江南之所自也。

劉鄩本事販鬻。王氏既承昭皇密詔。會諸道將伐朱氏。

薛史劉鄩密州安邱人。王氏謂鄩。朱氏謂全忠。

乃遣鄩偷取兗州。鄩乃詐

爲回圖軍將。於兗州置邸院。日僱傭夫數百。詣青州。潛遣健卒。僞白衣。逐晨就役。夜卽留寓於密室。如是數月閒。得敢死之士千餘人。又於大竹內藏兵仗。入監門。皆不留意。旣而迎曉突入州。據其甲仗庫。時兗州節度使姓張。

當是張訓。

統師伐河北。

薛史作葛從周。

鄩旣入據子城。甲兵精銳。城內人皆束手。莫敢旅拒。

薛史鄩遣細人許爲

汝者。規窺城內虛實。及出入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引衆而入。遂誌之。鄒將爲順舉。戢御嚴明。雞犬無撓。軍庶悅伏。青州益師。又至兼招誘武勇。不日衆逾數萬。張氏家族在州。供備逾於其舊。張帥有母。鄒端簡候問。備晨昏之敬。加以容止重厚。見者畏而敬之。俄而張帥聞變。回師圍城。張母登陴呼其子而語之曰。我今雖在城內。與汝隔絕。而劉司空晨夕端笏問我起居。其餘燕雀莫敢誼雜。汝切不可無禮於他。由是張頓兵緩攻。青州聽命於梁。圍解。鄒乃歸降梁。梁太祖得鄒大喜。累用征伐。皆獲殊勳。平魏府後。遂爲梁氏元帥。威名顯於北朝矣。

咸通中有司天歷生姓吳。在監三十年。請老還江南。後敍優勞。授官江南郡之椽曹。辭不赴任。歸隱建鄴舊里。有寓居盧苻寶者。亦名士也。嘗問之曰。近年以來。相坐多不滿四人。非三台星有災乎。曰。非三台也。紫微星受災乎。曰。此十餘年內。數或可備。苟或有之。卽其家不免大禍。後路公巖于公琮。王公鐸。韋公保衡。楊公收。劉公鄴。盧公攜。相次登於台座。其後皆不免。惟于公琮。賴長公主保護。獲全於遣中耳。

盧公攜入相三日。攜字子升。乾符五年入相。堂判福建觀察使。播等九人。上官之時。衆詞疑惑。王回。崔程。郎幼復等三

人。到任之後。政事乖張。並勒停見任。天下爲之岌岌。黃巢勢盛。遣使乞鄆州節度使。新書作表。求天平節度使。勅下許

之。攜謂妖亂之徒。若許則僥倖得志。及潼關不守。變駕將西幸。爲小黃門數十人。詣宅擁門。詬責之。遂寘

堇而斃。新書作仰藥死。黃巢既入京。斲其官焉。

鄭僂爲江淮留後。金帛山疊。而性鄙嗇。每朝炊報熟。卽納於庫。逐時量給。緘鑰嚴密。忽一日早辰。其妻少

弟至妝閣問其姊起居。姊方治妝未異。家人備夫人晨饌於側。姊顧謂其弟曰：「我未及滄爾，可且點心止於水飯數匙，復備夫人點心。」慘詬曰：「適已給了，何得又請？」告以某舅淪卻，慘不得已付之曰：「怎麼人家夫人娘子喫得如許多飯食？」

朱冲和常遊杭州。臨安監吏有姓朱者，兄呼冲和，頗邀迎止宿，情甚厚。冲和深感之。來監中訪同姓，因出入隣司稍熟，亦不防備。一日隣房吏偶以私歷一道置在案間，冲和窺之，皆盜分官錢約數千百萬。候其適，遂取之懷袖而去。吏人既失此歷，知爲冲和所制，一監之人無不懼重辟矣。衆情危懼，共請主人願以白金十笏贖之。冲和既聞，念苟不許之，則宋人亦當不免，乃曰：「若他人故難，以久受弟之殊分，則無不可也。衆人常諳其稟性剛執，倘一問不允，則無復搖動。」初合往探，若卜大敵。及聞其許成，咸私制賀五百兩銀，不時齊足。冲和既見，乃取銀并歷同封而還之，并續絕句三千里內布干戈，累得鯨鯢入網羅。今日寶刀無殺氣，只緣君處受恩多。然終以惡名爲人所搆，竟不免焉。

以恩地爲恩府，始於唐馬戴。戴大中初爲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

許棠

紺珠作許黨
晚年登第

常言於人曰：「往者年漸衰暮，行倦達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一第以來，筋骨

輕健，攪轡升降，猶愈於少年時，則知一名能療身心之疾，眞人世孤進之還丹也。」案王定保唐摭言：許棠寧州涇縣人，早脩舉業，應二十餘舉，始及第。又云：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啓緘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計敏夫唐詩紀事：棠字文化，宣州涇縣人，咸通十二年進士，有洞

庭詩爲工。時
號許洞庭。

苗紳貶南中。崔相國彥昭其故人也。見而憫焉。呼紳至第而慰勉曰。苗十大是屈人。再三言之。紳歎久淹。屈旣聞時宰之撫諭。莫勝其喜。及還家。其子迎於門。紳笑語其子曰。今日見崔相國。憫我如此。遂坐於廳。高誦其言曰。苗十大是屈人。喜笑一聲而卒。悲夫。

顧況著作集中云。曰中樵人。時見長松之上。懸掛巨鐘。再尋其鐘。杳無蹊徑。其所在卽貴溪。弋陽。封疆之間。愚宰上饒。日有玉山縣民秀頻來說。本邑懷玉山內。樵蘇人往往見之。長松森羅。泉石幽麗。前望若有宮苑林樹。掩映松門之上。有巨藤橫亘。挂大鐘。可長丈餘。去地又若十丈。有探樵人。矚目望於上下。徘徊竟日。將去。卽密記道路遠近。明日與親識同往。則莫記所在。時樵探則忽遇之。又非向時所在。鐘與松門。則無異狀云。旬月前。鄰舍之人東之不誑也。由是知逋公之記不謬哉。

常有新安人。說本邑深山中。有一水。居人食此水者。率皆長壽。儘有二百歲者。鄉人謂仙源。疑或有花木靈草。常墮水中。使之然也。亦不知是仙人浸灌芝朮。泉流連綿不遠乎。餘功及物。猶能鎮駐也。是知名山巨岳。無不間有靈異之境。信州靈山。雖不齒於岳鎮盛名中。而古仙勝跡。亦甚可數。其狀秀拔。諸峯矗列。亦有水源。居人多長壽。縣之人吏。時有父母過百歲。鬢髮不衰者。

沂密。間有一僧。常行井廛間。舉止無定。如狂如風。邸店之家。或有愛惜寶貨。若來就覓。卽與之。雖是貴物。亦不敢拒。且若舍之。暮必獲十倍之利。由是人多愛敬。無不迎之。往往直入人家云。貧道愛喫脂葱雜麪。

餽飪速卽煮來人家見之莫不延接及方就食將半忽捨起四顧忽見糞土或乾驢糞卽手捧投於碗內自擲其口言曰更敢貪嗜美食否則食盡而去然所歷之處必尋有異事其後河水瀑溢州城沈者數版州人恐懼皆登陴危坐立於城上水益漲頃刻去女牆頭數寸城人號哭數十萬衆命在須臾此僧忽大呼而來曰可惜了一城人命須與救取於是自城上投身洪波中軀實以沈巨浪隨陷五尺及日晚城壁皆露明旦大水益涸州人感僧之力共追痛相率出城沿流涕泣而尋其尸忽於城西河水中小洲之上見其端然而坐方袍儼然大衆懽呼云和尚在就問則已溺死矣乃以輦舉昇起赴近岸數百之衆莫可舉動又其洲上淤泥不可起塔廟相顧計議未決經宿其塗泥湧高數尺地變黃土堅若山阜就建巨塔至今在焉

曹拈休莫詳其州里有妻孥居扁舟中往來宣池金陵每於山中兩錢買柴赴江下一錢價賣與人自云喫利不盡善符鄉野牛瘡卽以片紙書云曹拈休揀殘牛與牛主令歸貼於牛羣之大者角上無不立愈性嗜鱸持網者攜鱸以候既見卽問其來意漁人曰業網於鬪山每歲夏先得鱸一頭獻於府主例獲一千文今冀早獲取賞故來相投受而許之乃以符一道付之適去未久復有一人亦攜鱸來告如前沈吟久之復授一符令去既而先得符者果得鱸魚遂奔赴府主至廳門忽遇賓客遲回未將上次其後得符亦齋一頭來到乃同將上皆獲一繆焉此人靈異甚多已見於沈汾侍御所著續仙傳遺落數件故復敘之也

咸通中。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業以淘河者。偶獲一古鏡。可徑七八寸。方拂拭。則清明瑩澈。皎潔鑒人心腑洞然。見者大驚悸。遂棹舟出江口。以鏡投於大江中。既投而後悔之。方訴于人。聞者皆知是軒轅所鑄之一矣。吾聞希世神物。咸寶藏於天府。川瀆之靈。密司其職。歸藏氏所傳。固陰祇之多護。何乃復奮發於泥滓間。而又不得令識者一覩。豈上古之至寶。時亦示顯晦于人哉。而隱見有數。俾特出愚者之手。必其無能滯留於凡目耶。

楊琢常說。在淄青日。見一百姓家燕巢。累年添接。竟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梁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廚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莫可驅趕。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白鳳雛。長數尺。自巢而墮。未及于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沖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予往歲宰于晉陵。琢時爲縣丞。云皆目之所覩。掀然下。元有飛去一段。今從又有說郭補人家燕巢。生一赤鳳子。騰躍飛去。緝珠集。又一燕窠。中有赤光。毀之。赤鳳子長尺許。鱗甲皆具。少頃騰而飛去。案此當卽下赤龍子節文。而誤以龍爲鳳也。說郭無之。

志怪篇曰。凡藏諸寶。亡不知處者。以銅盤盛井華水。赴所失處。掘地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楊琢云。北海縣中門前。有一處地形微高。若小堆阜。隱起。洪遵泉志引。作隱起若小堆阜。如是積有歲華。人莫敢鏟鑿。有

一縣宰。乃特令平之。既去數尺土。卽得小鐵錢散實其下。緝珠集。作得五銖。錢取不盡。如是漸廣。衆力連取。僅深尺餘。

泉志作深東西袤延。西面際乃得一記云。緝珠集。作一石記云。此是海眼。故鑄錢以鎮壓之。量其數不可勝計。又不明

敘時代其錢大小如五銖。闔縣懼悚。慮致災變。乃備祭醑。卻以所取錢皆填築。如故。其後亦無他祥。

楊琢云。有一人家燕巢中。忽然赤焰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輟。夜後。廂巡呵喝於外。責其

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云脫實其以下二十字。從說郭補。望之。則又光焰亘天。居旬日間。元譌人

漸聲傳。日或聚衆其家。老父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元脫赤字墜下。鱗甲炳煥。老

父驚懼。速以衲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既而見一火龍。長丈餘。自簷廡而入。光如列炬。元脫光爍人瞻視。

一家駭震。竄伏稽顙。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其屋騰天。說郭作騰空而去。亦不損物。句元然其家不數年。隳敗

焉。此段說郭接前白鳳雜下。

楊琢云。膠東屬郡有隱士。莫詳其姓氏。鄉里布袍單衣。行乞於酒市。日希一大醉而已。既醺酣。即以手握

衫袖。霞舉掉臂而行。曰。吉留馨。吉留馨。紺珠集作常舞於市。稱曰。吉風留馨。市中羣兒隨繞噪擁。咸謂之吉留馨。秀才城西

有古傳舍。郡非衝要。使命稀到。常寄宿於驛廊土塌之上。葦簟一重。每醉而歸。先以冷水連洗。令溼透。然

後就枕。寒暑有變。茲固無改也。雖風霜如割。單泉之衣服覆身。人往候之。熱氣傍蒸於人。驛之門者皆識

其非常人。每酤酒數升。置于牀前。及常爲水沃簟。以候其入。見酒即飲。罄而後寢。如是經歷累年。忽一旦

往道齋大會中。白日上昇矣。紺珠集作後於市中。白日乘雲而去。

僧守亮。受業上元古瓦官寺。學行無所聞。而好言周易中象象。贊皇李公之鎮浙右。以南朝衆寺。方袍且

多。其中必有妙通易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一人。送至府中。瓦官綱首見亮。因戲謂之曰。大夫取一解易

僧。吾師常時愛說易。可能去否。亮聞之。遂請行。既至。贊皇初見儀容村野。未之加敬。及與論易道。亮乃分條析理。出沒幽蹟。凡欲質疑。亮乃敷衍出人。意表。

長安閭里中小兒。常以織草刺地穴。閒共邀勝負。戲以手撫地曰。頗當出來。既見草動。則釣出赤色小蟲。子形如蜘蛛。北人見之尋常。固不介意。南人偶見。因而異之者。蓋江南小兒。亦謂之釣略。駝其蟲子之背。有若駝峯然也。縉紳會同時。有以此質疑。衆默然。客有前明經劉寡辭曰。此爾雅所謂王蚨蜋。景純之註。可校焉。證之於書。皆信。衆皆歎服。

補

高宗太祖之興也。革隋之失。乃定民之賦租。務從優減。稅納逾數。皆係枉法。兵興之後。因亂政經。天下騷擾。盜賊荐起。六合岌業。世無完城。非以失民心之所致哉。乾符中。所在猶皆平寧。故老童孺。多未識兵器。州郡閒。或忽有遺火。沿燒不數舍。而士庶驚獍。奔迫狂駭。逾時不息。惋歎之音。謂極於罹毒也。不數年後。大浸滔天。九有無復息肩。遺賊反覆。偷安兵革。則向來之荼苦。猶甘薺焉。

案說郛所載六條。皆小有異同。而此其首條也。本書無之。今補錄於此。

李寬爲常侍。有門下者。姓盧善相。或問李公如何。曰。據其面部所無者。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於池州。乘舟歸。舟破沈其骨。

案紺珠集載金華子十三條。亦小有異同。而是條則本書所闕。紺珠每條各有標目。是條在二十五聲。

秋點長後孤進還丹前目曰面部三無今補。

馬戴大中初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龍陽尉。行道輿詠以自傷。其方城懷古云。申胥任
向秦庭哭。斬尚終貽楚國羞。新春聞赦云。道在猜讒息。仁深疾苦除。堯聰能下渴。九衢林馬馭。千門識車
轍。秦臺破心膽。黥陣驚毛髮。子固屈一鳴。余固宜三刖。又曰。丹散束飛來。喃喃送君札。呼兒旋去供衫。走
馬空踏鞵。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帶雪。喜極至無言。笑餘翻不悅。又送遲孟遲詩云。手撚金僕姑。腰懸玉轡
轡。爬頭峯北正好去。繫取可汗鉗作奴。六宮雖念相如賦。其那防邊重武夫。原注。聰能下渴。必有脫字。
廣業案。道在上。應脫一句。

孟遲

案字遲之會
昌五年進士

陳商門生。爲浙西掌書記。以讒罷。至淮南。崔相公奏掌書記。後以詩寄浙右幕中曰。由

來惡舌駟難追。自古無媒謗所歸。句踐豈能容范蠡。李斯何暇救韓非。巨拳豈爲雞揮肋。強弩那因鼠發
機。慚愧故人同鮑叔。此心江柳尙依依。

案計敏夫唐詩紀事。載金華子二條。戴貶龍陽尉。已見前恩府條。餘並本書所闕。

附

徐鉉稽神錄拾遺云。金鄉徐明府。有道術。河南劉崇遠。崇龜從弟也。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
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姊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著劉
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匹。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
訖。翼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偏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旣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

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卽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其絹。乃畫持簡道士。如所夢者。案是條。疑鼎臣從金華子摘錄者。姑附於末。

右金華子雜編二卷。甲辰冬從續寫。四庫全書得其本。乃館臣就永樂大典錄出者。傳鈔不無譌漏。愛其敘事簡明。措詞雅飭。寫其副。加校注補綴焉。案崇遠仕南唐。爲大理司直。馬陸二書俱無傳。據稽神錄。知爲廣南節度崇龜從弟也。自序少慕赤松子兄弟。因以金華自號。赤松子卽丹谿皇初平。入婺州金華山得道。叱石成羊者也。其兄初起。後改名赤魯班。事見真誥。及神仙傳。觀劉生所慕。其人志趣。概可想見矣。是編載鄭樵通志。藝文略雜史類。作三卷。注云。記大中咸通後事。今止二卷。而第一條詳序列祖之興。昇元之盛。自序皇上憂勤大寶云云。正謂李氏疑所逸一卷。南唐事爲多。然紺珠集。唐詩紀事所引。而今無文者。仍皆東京舊聞。簡冊斷殘。無可證明矣。然實足以補唐史之闕遺。以視鄭文寶江表志。龍袁江南野史。正未易以軒輊言也。丙午夏日海寧周廣業識於北平聽雨樓之北書塾。



中朝故事

尉遲偓纂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中朝故事

尉遲偓纂

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間。跨驢重戴。縱目四顧。往往及暮方歸大內。近臣多諫陛下不合頻出。上曰。吾要探訪民間風俗事。只如明皇帝未平內難已前。在藩邸間出游城南韋杜之曲。閒行村落之舍。遇王琚閑話。果贊成大事。吾是以要訪人物焉。一日到天街中。道旁見一人。狀若軍將。坐槐樹下石上。見上來遽起。鞠躬而立。上詰之。云姓趙。淮南人也。問之。云聞杜琮相公出鎮淮南。欲往謁耳。上曰。舊識耶。對云。非舊識。始往投誠。上曰。公聞杜公何如人也。對曰。杜是累朝元老。聖上英明。復委用之。非偶然也。上悅之。詰曰。懷中何有。乃一牘。述行止也。上留之。戒曰。但留邸中伺候。杜公必來奉召。翌日上以狀授邠公。乃批云。授淮南別勅押衙。終身獲厚祿焉。其人感遇。人皆稱之。

宣宗卽憲皇少子也。皇昆卽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後。文宗武宗相次卽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宗召上遙觀。瞬目於中官仇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爲僧。游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卽位。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卽位。年十二。左軍護軍田令孜輔翊于朝。僖宗呼爲阿父。朝綱由己。人無敢言。每入對。皆自備兩牙盤果食。便對御前從容。良久而退。以爲常式。數年後扈從幸蜀。轉恣毗睚。殺

害孔多。及翠華還京。不敢侍從。時令孜見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乃求爲監軍而殂。

昭宗皇帝卽僖皇弟也。咸通八年丁亥歲降生。文德元年三月卽位。春秋二十二。體貌端明。人望偉如也。雖連鐘艱險。智量過人。每與侍臣言論。商較時政。曾無厭倦。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與朝臣有隙。將欲搆難。犯于神京。上乃順動。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眺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二首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遠烟籠碧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是英雄。迎孥歸故宮。又一曰。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烟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常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上戊午年還京。庚申歲以中官多兇惡。欲去其用事者。十一月五日爲左軍軍容劉季述。左軍王仲仙。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偃。擁禁兵。喚諸道進奏官僞上表。請上頤養遜位。扶上出東內。册德皇監國。上明年正月一日反正。誅四輩。改天復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領兵入河中。四月冬節。上又爲鳳翔兵士擁幸政城。朱全忠將兵迎駕圍逼。首涉三載。癸亥歲正月二十二日。駕出朱全忠寨中。乃還輦轂。甲子歲全忠迎上幸洛。四月改天祐元年。八月十一日乃行篡逆。寰海莫不冤痛也。

京兆尹有生殺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輕薄之。目爲所由之司。京國士子進士成名後。便列清途。屈指以期大用。故事。若登廊廟。須曾揚歷於字人。遂假途於長安萬年之邑。或駕在東洛。亦爲河南洛陽之宰。數月之後。必遷居闕下。京尹不可侔也。兩縣令初欲蒞事。須謁謝京尹。皆異常待之。庭前鋪置茵褥。府史行

一人投劄於尹前去。某邑令某姓名讚兩拜而已。大尹降西廊迎之。從容便就飯會府中。遂爲體例。咸通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劉瞻。以清儉自守。忠正佐時。懿皇以同昌公主薨謝。怒其醫官韓宗紹等。繫于霜臺。并親屬二三百人。散繫大理。內外憂懼。瞻上疏切諫。時路岩韋保衡恃寵忌之。出瞻爲荆南節度使。中外咸不平之。翰林承旨鄭畋爲制詞。略曰。早以文學。疊中殊科。風稜甚高。恭慎無玷。而又僻於廉潔。不尙浮華。安數畝之居。乃非己有。却四方之賄。唯畏人知。云云。韋路大怒。貶畋爲梧州刺史。取十道圖。檢見驩州去京萬里。乃譎瞻爲驩州司戶參軍。舍人李庾行誥詞。駁責深焉。將欲加害。時遇懿皇厭代。僖皇初立。用元臣蕭倣佐佑大政。倣舉瞻自代。又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理之。韋路意乃止焉。俄而路巖出爲益帥保衡。又離相位。召瞻爲康州刺史。再授虢州。瞻旋至湘江。韋保衡南竄。相遇於江中。瞻家人齊登舟。外詬罵之。保衡約束家人。無辭以對。至賀州驛內伏法。乃是數年前殺楊收。閤子中榻上也。瞻至湖南。李庾方典是郡。出迎于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詞。送李庾。躡履過溝竹枝。恨渠深女兒。庾懾怒。乃上酒於瞻。瞻命庾酬唱。庾云。不曉詞間音律。瞻投杯曰。君應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庾飲鴆而卒。瞻至京。俄入中書。時宰相劉鄴先與韋路相熟。深有憂色。方判鹽鐵。乃於院中置會。召瞻飲。中真毒而薨。鄴尋授淮南節度使。僖皇於麟德殿置宴。伶人有詞曰。劉公出典揚州。庶事必應大治。民瘼康泰矣。諸伶人皆倡和曰。此真最藥王菩薩也。人皆哂之。路巖卽貶儋州百姓。至江陵。籍沒家產。不知紀極。有蚊蠹一領。輕密如碧烟。人疑其蛟紉也。及新州伏法。

咸通中。輔相崔彥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進士及第。來年彥昭猶下第。因訪凝。凝袂衣見之。崔甚悲。凝又戲之曰。君却好應明經。經舉也。彥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鹽鐵。卽秉鈞軸。一旦凝拜是官。決意入相。彥昭陷之。後數月之間。鹽鐵中有墮壞凝朝職。朝廷以彥昭爲之。半載而入相。彥昭母乃命多製鞋履。謂侍婢曰。王氏妹必與王侍郎同竄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彥昭聞之。泣拜其母。謝曰。必無此事。王凝竟免其責也。

古者五行官守。皆不失其職。聲色香味俱能別之。贊皇公李德裕博達之士也。居廟廊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及。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有親知授舒州牧。李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贊皇閱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同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伏其廣識也。

舊說海中有派水貫於新羅國邑。清而甘。或彼國怠於進奉中華。則彼水濁而無味。又嶺南荔枝。明皇幸蜀後。江南之人使罕及此果下。彼中不稔。乾符中。僖皇在蜀。洞庭柑橘。東都嘉慶李。睦仁柿。亦味醋而澁。北省官往日遺補。每上疏諫諍。多謝罪立誓詞。右補闕與左拾遺結狀。故中朝士人重右補闕左拾遺也。前朝宰相罕有不左降者。唯徐商持致公。直數十年不曾有累。其子齊國公彥若。亦以忠於上。和於衆。竟

無貶謫之禍。

盧耽自進士登科後。出將入相。四十九年。不曾稱前銜。皆從此任受於彼。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擎餽。乃數口。碗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

太常卿初上寺內。以雅樂全作而呈之。少卿初上。以半呈之。

搢紳子弟皆怯於尙公主。蓋以帝戚強盛。公主自置羣僚。以至莊宅庫舉。盡多主吏。宅中各有院落。聚會不同。公主多親戚聚宴。或出盤游。駙馬不得預之。相見卽賢公簡婢僕。不敢顧盼。公主卽恣行所爲。往往數朝不一相見。唯于琮相國所尙廣德公主。卽賢和不同。乃懿皇親妹。于琮遭韋路所逐。同到昭州。于公累起。被中宮賜藥酒。公主詬罵。奪而擲之。常侍于公。手執公腰帶而坐。凡所經歷州郡。官吏不敢參迎。道途肩舁。門相對而行。果尋被詔却還輦轂。授太子少傅。次除右僕射。所謂公主之力也。

宮苑之間。八節游從。固多名目。每歲櫻桃熟時。兩軍各擇日排宴。祇候行幸。謂之行從。盛陳歌樂。以止盡日。倡優百戲水陸。無不具陳。在處堆積櫻桃。以充看翫也。

同州有長春宮。其間園林繁茂。花木無所不有。芳菲長如三春節矣。中者收事堂後有五房。堂後官共十五人。每歲都釀。釀錢十五萬貫。秋間於坊曲稅四區。大宅鱗次相列。取便修裝。徧栽花藥。至牡丹開日。請四相到其中。并家人親戚。日迎達官。至暮娛樂。教坊聲妓。無不來者。恩賜酒食。亦無虛日。中官驅高車大

馬而至。以取金帛優賞。花落而罷。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有一兒俗之王酒胡。居于上都。巨有錢物。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上又詔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二撞新鐘。捨錢一萬貫。令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捨錢一千貫文者。却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韓建喪母。尋訪松楸之地。有術士云。只有一穴。可置大段錢物。亦乃不久而散。若華州境內。卽莫加於此也。建乃於茲葬母。明年大駕來幸三峯。四海之人。罔不臻湊。建乃廣收商稅。二載之後。有見錢九百萬貫。後三年。盡爲朱全忠所有。兩軍所置街巡。一止軍中兇暴。若乃百姓爲盜門。卽屬京兆府。并兩縣捕賊司。軍人百姓不相參雜。天下亦如此。

天街兩畔槐樹。俗號爲槐衙。曲池江畔多柳。亦號爲柳衙。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

每歲上巳日。許宮女於興慶宮內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入。成歲如此。

華清宮湯泉內。天寶中刻石爲座及芙蓉。聞說到今猶在。屋木亦有全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焉。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詞人張祐詩曰。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

古有象龍氏。長安有象龍戶。觀水卽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龍戶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開東。

尋訪數十日。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爲華州刺史。訥父名建。杓直與白居易相善。訥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鯁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於中子鑿一穴。闊一尺已來。注水其間。收鯁入水內。魚到水中。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巡穴已闊數尺。其人謗訥云。恐穴更廣。卽難制也。遂搦入瓶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攜歸壘下。

徐彥若弟彥樞。大中末。遇京國中元夜。觀燈于坊曲間。夜深有一人前揖徐公。因同行。謂徐公曰。君貴人也。他年賢兄必爲輔弼之官。若近十年。卽須請退。去京五千里外。方免難也。不爾。當有禍患。行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內居。別日請相訪。遂分路而去。經旬日。彥樞行及其巷。乃訪之。並無人居。行十步餘。有一小神祠。外路已窮矣。於是謁其神。見土偶。宛是夜中所覩者。含笑相視。彥樞記之。光化末。彥樞官至左諫議大夫。兄方居宰輔。遂話於兄。時四方皆爲豪傑所據。唯有廣南是嗣薛王知柔爲節度使。彥若遂請出廣州。昭皇授以節鉞而去。果免患難。宣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來。人言能使鬼神。上聞之。召見。狀貌甚異。帝謂左右曰。斯人不可測也。留於翰林中宿。泊夜。召與語曰。聞公頗有神術。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置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請安一合於御榻前。數刻間。有微風入幕。元素乃啓其合。柑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縣柑子也。遠處取恐遲。上嘗之。甚驚嘆。謂之曰。卿要物應不難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陰譴。明日上命一內家小兒。以銀笛吹之。夜上高樹。宣元素從容聞其聲。上曰。近

有此恠。卿爲朕逐之可否。元素笑曰。此小兒耳。乃書一符飛之。頃刻乃不聞其聲。明日喚小兒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於口中撥去。黑中無計求也。上又以十餘片令懷上樹。踵前吹之。宣元素聽。元素吐氣少許。其聲遂絕。上再三恠之。明日喚問。乃是被風吹落宮牆外。無由到樹上。又令人於後苑作一地穴如屋。點燭於其間。入數人鳴鼓。白元素曰。又有此妖。卿可逐之。復飛符良久。乃不聞其聲。翌日上責穴中人曰。方擊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擊也。其夕又穴鳴之。戒曰。任聞宣傳。不可止也。復不聞聲。上明日問其由。奏曰。昨夜陛下親到穴止約。臣遂不敢違命。上曰。今夕更爲。縱是我來。亦不可止也。復不聞聲。隔日奏曰。有一赤龍入穴。人皆驚走。所以然也。宣皇駭之。異常勤重。前後異術不可盡記。賜賚孔多。半年後。堅辭歸江南。乃放去。不知其終。

李思齊者。常着綠戴席帽於京輦。狀貌若三十許人。每閱市場。登酒肆。逢人卽與相善。令狐楚聞之。召止宅。語言非常人。楚子絢侍立。觀之亦覺其異。云在昊天觀安下。明日楚令人覓之。無蹤。咸通中。絢爲淮南節度使。已逾三十年矣。門吏於市肆見思齊。貌若當時。驚而白絢。絢亦驚。使邀之。拜爲丈人。謂絢曰。何衰老如是。絢復再拜。留宿府中。不住。云在紫極宮安下。去而不復來。有人復一見在酒樓上。絢又令訪之。竟不來。莫知所去。

段文易。貞元中。在西川爲南康王章臯賓從。臯薨後。遭劉闢。遂爲外邑佐官。高崇文收復劍南。召居舊職。文昌再三謝之。崇文曰。君非久在卑位也。指己座下椅子謂之曰。此椅子猶不足與君坐。遽請歸闕。行至

興元一山寺中有老僧指庭前梅樹曰。君去日既逢梅臉綻。來時應見杏花開。及抵京華。屢遷爵秩。數年後。拜益州節度使。經興元。至往日僧院。觀庭中杏花方盛。訪其僧。已卒。文昌追思之感。愴爲之設齋而去。文昌孫安節。爲人厚重。言未嘗虛發。每云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老婦人。無一半頭。坐床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爲賊所傷。自鼻一半已上。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時不死兩日。亦如往者。後微動手足。眷屬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已二十餘年矣。人間有此異事。安節又云。長安多凶宅。無人敢居。街東有宅。堂中有一青面如靛色。雙目若火。其面滿五間堂。居中人呼爲大青面。街西有宅。龜頭廳中亦有青面。可以一間屋中。人呼爲小青面。安節少年因冷節與儕類。數人蹙氣毬。落于此宅中。斟酌不遠。於壁隙見在細草內。安節與衆穿壁入。去取毬。數步間。試窺廳中。果見其面滿屋下。眨眼視諸人。乃一時奔出。莫敢取其毬也。

咸通中有幻術者。不知其姓名。於坊曲爲戲。挈一小兒。年十歲已來。有刀截下頭。臥於地上。以頭安置之。遂乞錢。云活此兒子。衆競與之。乃叱一聲。其兒便走起。明日又如此。聚人千萬。錢多後。叱兒不起。其人乃謝諸人。看云。某乍到京國。未獲參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術不行。且望縱之。某當拜爲師父。言訖。叱其小兒不起。俄有巡吏執之。言汝殺人。須赴公府。其人曰。千萬人中。某一難逃竄。然某更有異術。請且觀之。就法亦不晚。乃於一函內取一瓜子。以刀劃開。臂上陷瓜子於其中。又一法起。其兒子無效。斯須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殺人。願高手放斯小兒起。實爲幸矣。復叱之。不與。其人嗟嘆曰。不

免殺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聲。小兒乃起如故。衆中有一僧。頭欻然墮地。乃收拾戲具。并小兒入布囊中。結于背上。一面吐氣一道如疋練。上衝空中。忽引手攀緣而上。丈餘而沒。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異處焉。

西明寺中有僧名德真。過海欲往新羅。舟至海中山島畔避風。與同舟一道流行。其島嶼間見泉水一泓。中有赤鯉一頭。道士取之不得。乃念咒禹步。獲之。僧云。海中異物不可拘也。道士曰。海神吾無懼。僧苦求免之。投于波內。乃往海東。明年僧還京。復拘西明寺。乃能卜射。言事無不中者。由是謁請。如是一二年間。獲縉不知其數。一旦有客詣之。見小栢木神堂內。幡花填其中。客以手捫其中。得一小兒。長數寸。朱衣朱冠。眉目如畫。狀似欲語。忽脫手飛去空中而不見。其僧歎惋久之。乃詬罵。逐其客。客懼走避之。經月。聞其僧言其事。皆無憑也。

王鮪者。凝之兄也。多異術。有相知多智。爲使往宣州推事。謂鮪曰。有何錢行相贈。鮪出一小囊。其間如彈丸。不知何物也。謂之曰。可長結在身邊。無忘也。旣到宣州。推事月餘。日晝寢於驛廳內。睡中轉身。爲彈子所壓。脅下痛極。因躍下牀。就外觀之。屋梁忽折。落于榻上。枕席有聲。震駭驛內。使人免茲難也。康駢著劇談錄。亦載鮪有異術。中書令韋昭度。方秉機衡。中外趨附者千萬。忽作老僧來謁。昭度方在道院獨坐。觀其僧。頗異之。僧曰。令公禍將及矣。能隨貧道去否。特來相迎耳。昭度恍然失色。亦甚懼焉。白僧曰。某當權已久。深慮禍生。甚欲遠行。然略須辭別家眷。其僧不許。昭度須請入馬。及至堂中。長幼聚哭。云無信妄說。

拽其衣裾。移時。昭度脫身趨道院。已失其僧矣。詢諸閹吏。無有見者。兩月間。遂遇難。與表弟李磻同破家也。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旅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臥之。夕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污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所歸。願聖者憫念。及五更分娠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爲殯於牆外野田中矣。亞以饒酒往醉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爲觸污道院。爲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里。有一僧院。其間祇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管。顧曰。我卽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間事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拄杖驅擊。亞甘其辱。連日不去。夕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旣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但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外戶人語。卽引妻來。言本身已懺壞。此卽魂也。善相保守。囑之而去。其事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三二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咸通初。有布衣。鑿忘記其名。到京。輦云。黔巫間來。王公之第。以芋挺炭三十斤。自出小鋸。并小刀斧。剪截其炭。疊成二樓。數刻乃成。散藥末於上。下用火燒之。藥引火勢。斯須卽通徹二樓。光明赫然。望其簷宇。窗戶。彫楹刻角。并闌檻。罔不周備。又有飛橋。連接二樓。有人物男女。若來往其上。移時後。炭漸飛揚成灰。方

無所覩。懿皇聞之，召入宮禁，久而不知所之。

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一頭，長數尺。琮命家人烹之，魚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廳吏索衡山縣近文書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攜印來。及到，閱之果然新鑄也。琮屏人詰之，宰邑者伏罪，首曰：舊印爲惡人竊去，某與主吏並憂刑戮，所以潛命工匠爲之。今則唯俟死命也。琮憫之，爲祕其事，碎新印，令齎舊印歸縣，罕有知之者。

邢公杜琮，人臣福壽，少有其倫。日常五滄以爲常，或一日之費皆至萬錢。夜間亦是一食，暮年有醫工諂曰：相公不宜夜食，恐臟腑擁滯以致疾。琮笑曰：吾六十餘年如此矣，有何患哉！京西有客見人牧羊，徧滿山壠，不知幾千萬口，客詰之，自何而來，答曰：來自鄜夏，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知神靈所授也。